時病論

時病論卷之二

安州劉寶臣先生鑒定

三衢雷　豐少逸手著

受業　新安程曦錦雯　盈川江誠抱一　參訂

春傷於風大意

內經云、春傷於風、謂當春厥陰行令、風木司權之候、傷乎風也、夫風邪之爲病、有輕重之分焉、輕則曰冒、重則曰傷、又重則曰中、如寒熱有汗、是風傷

衛分、名曰傷風病也、鼻塞咳嗽、是風冒於表、名曰冒風病也、突然昏倒、不省人事、是風中於裏、名曰中風病也、當分輕重淺深而治之、且風爲六氣之領袖、能統諸氣、如當春尚有餘寒、則風中遂夾寒氣、有感之者、是爲風寒、其或天氣暴熱、則風中遂夾熱氣、有感之者、是爲風熱、其或春雨連綿、地中潮溼上泛、則風中遂夾溼氣、有感之者、是爲風溼、倘春應溫而反寒、非其時而有其氣、有患寒熱如

傷寒者、是為寒疫、此七者皆春令所傷之漸邪、感之卽病、與不卽病之伏氣、相去天淵、當細辨之、

傷風

傷風之病、卽仲景書中風傷衞之證也、諸家已詳、可毋細論耳、然其初起之大概、亦當述之、夫風邪初客於衞、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脈象浮緩者、此宜解肌散表法治之、經曰、傷於風者、頭先受之、故有頭痛之證、風併於衞、營弱衞强、故有發熱汗出之證、汗出則腠

疏、故有惡風之證、脈浮主表、緩主風、故用解肌散表之法、以袪衛外之風、倘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當須識此、勿令誤也、若誤用之、必生他變、然則當按仲景法治之、世俗每見鼻塞咳嗽、遂謂傷風、而不知其為冒風也、冒風之病、詳在下篇、

冒風

冒風者、風邪冒於皮毛、而未傳經入裏也、汪訒庵曰、輕為冒、重為傷、又重則為中、可見冒風之病、較傷風

為極淺耳、近世每以冒風之病、指為傷風、不知傷風之病、即仲景書中風傷衛之證也、今謂冒風、乃因風邪覆冒皮毛、皮毛為肺之合、故見惡風微熱鼻塞聲重頭痛咳嗽、脈來濡滑而不浮緩、此皆春時冒風之證據、與風傷衛之有別也、宜乎微辛輕解法治之、倘或口渴喜飲、是有伏氣內潛、如脈數有汗為風溫、脈緊無汗為春溫、務宜區別而治、庶幾無誤、

或問曰、曾見靈胎書中有頭痛發熱咳嗽涕出、俗語

所謂傷風非仲聖傷寒論中之傷風也、今先生竟以風傷衞分爲傷風、與靈胎相悖、究竟誰是誰非、曰、靈胎所論之傷風、卽是書之冒風、是書之傷風、卽仲聖書中風傷衞分之傷風、據理而論、當遵聖訓爲是、俗語爲非、曰、觀先生所論之冒風、較傷風爲輕、靈胎所論之傷風、爲至難治之疾、一輕一重、何其相反、曰、豐謂風邪初冒皮毛、其證輕而且淺、不難數服而瘥、故曰輕也、彼謂邪由皮毛而入於肺、經年累月、病機日

深、變成癆怯、故曰至難治之疾也、一論初起、一論病成、何相反之有、

中風

中風之病、如矢石之中人、驟然而至也、古人謂類中爲多、眞中極少、是書專爲六氣而設、故論眞中爲亟耳、觀夫卒中之病、在春中風爲多、在夏中暑爲多、在秋中溼爲多、在冬中寒爲多、是以中風之病、詳於春令、蓋風之中於人也、忽然昏倒、不省人事、或喎斜舌

强、痰響喉間等證、當其昏倒之時、急以通關散取嚏、有則可治、無則多死、口噤者、用開關散擦牙軟之、痰涎壅盛、用諸吐法涌之、此乃急則治標之法、再考諸賢論治、惟金匱分爲四中、最爲確當、堪爲後學準繩、一曰中經、一曰中絡、一曰中腑、一曰中臟、如左右不遂、筋骨不用、邪在經也、當用順氣搜風法治之、口眼喎斜、肌膚不仁、邪在絡也、當用活血祛風法治之、昏不識人、便溺阻隔、邪在腑也、當用宣竅導痰法、益以

百順丸治之、神昏不語、唇緩涎流、邪在臟也、亦宜此法、佐以牛黃清心丸治之、如口開則心絕、目合則肝絕、手撒則脾絕、鼾睡則肺絕、遺溺則腎絕、又有搖頭上竄、汗出如油、脈大無倫、或小如纖、皆不可治、

或問古人治中風、每有中腑中臟中血脈之分、中腑以小續命湯、中臟以三化湯、中血脈以大秦艽湯、今既曰遵金匱之四中、然與原文不符合者何、曰、此遵金鑑訂正之文、諒無有誤耳、曰、論中又謂真中極少、

類中為多、究竟眞類何以別耶、曰忽然昏倒、眞類皆有之證、然類中者但無口眼喎斜、不仁不用等證也、曰眞類既分、不知類中有幾、曰類中之病有八也、一因氣虛之體、煩勞過度、清氣不升、忽然昏冒為虛中也、治宜補氣、一因氣實之人、暴怒氣逆、忽然昏倒為氣中也、治宜順氣、一因七情過極、五志之火內發、卒然昏倒無知為火中也、治宜涼膈、一因過飽感受風寒、或因惱怒氣鬱食阻、忽然昏厥為食中也、治宜宣

消、一因登塚入廟、冷屋棲遲、邪氣相傳、卒然妄語、頭
面青黑、昏不知人、爲惡中也、治宜辟邪、所有暑中論
在卷四、溼中論在卷六、寒中論在卷八、此八者、皆稱
爲類中也、

程曦曰、是書以金匱之四中爲準繩、而不以內經
偏枯風痱風懿風痺四者爲綱領、何思之良久、恍
然有會、蓋偏枯者、半身不遂也、風痱者、四肢不舉
也、風懿者、卒然不語也、風痺者、遍身疼痛也、竊謂

偏枯風痱風懿皆屬中風而風痺一病斷斷不能溷入恐後學者以痺爲中所以宗後聖而未宗先聖職是故耳

江誠曰諸書以半身不遂分出左癱右瘓不用不仁蓋謂癱者坦也筋脈弛縱坦然不收瘓者渙也氣血渙散筋骨不用又謂右爲不用左爲不仁其實癱與不仁即論中之邪中乎絡也瘓與不用即論中之邪中乎經也今以此四中括之眞所謂要

言不煩矣、

風寒

經云、風爲百病之長也、以其能統諸氣耳、夫春令之風多兼溫氣、夏令之風多兼暑氣、秋令之風多兼涼氣、冬令之風多兼寒氣、今風寒之病、不論於冬而論於春令者、蓋以風爲重也、如冬令之風寒、以寒爲重可知、若此別之、在春令辛溫不宜過劑、在冬令辛熱亦可施之、所以前人用藥宜分四時、洵非謬也、是論

風寒者、緣於初春尚有餘寒、所至之風、風中夾寒、人感之者、即寒熱頭痛、汗出不多、或咳嗽、或體痠、脈來浮大、或兼弦緊是也、宜以辛溫解表法治之、然此病較當春之寒疫稍輕、較冬令之傷寒則更輕矣、治之得法、不難一二劑而瘳、但當審其兼證爲要、如兼痰者、益以苓夏、兼食者、加入神查、隨證減增、庶幾有效、

風熱

春應溫而過熱、是爲非時之氣、所感之風、風中必夾

熱氣、故名風熱病耳、此不但與風溫爲兩途、抑且與熱病爲各異、蓋風溫熱病、皆伏氣也、風熱之邪、是新感也、其初起寒微熱甚、頭痛而昏、或汗多、或咳嗽、或目赤、或涕黃、舌起黃苔、脈來浮數是也、當用辛涼解表法爲先、倘惡寒頭痛得瘥、轉爲口渴喜飲、苔色黃焦、此風熱之邪、已化爲火、宜改清熱保津法治之、倘或舌燥昏狂、或發斑發疹、當仿熱病門中之法治之、

或問曰、嘗見昔賢所謂春應溫而反寒、是爲非時之

氣、今先生謂春應溫而過熱、亦爲非時之氣、昔今之論、何其相反、請詳悉之、答曰、昔賢之論、固非有謬、豐之鄙論、亦有所本、今謂春應溫而過熱、即金匱所謂至而太過、禮記所謂春行夏令也、昔賢謂春應溫而反寒、即金匱所謂至而不去、禮記所謂春行冬令也、

風溼

風溼之病、其證頭痛發熱、微汗惡風、骨節煩疼、體重微腫、小便欠利、脉來浮緩、是也、羅謙甫云、春夏之交、

人病如傷寒、爲風溼證也、宜用五苓散自愈、由是觀之、風溼之邪、多傷於太陽者、不待言矣、宜用兩解太陽法、疏其膀胱之經、復利其膀胱之府也、如風勝者、多用羌防、溼勝者、多加苓澤、陰虛之體、脈中兼數、宜加黃柏車前、陽虛之體、脈內兼遲、宜入戴天附片、醫者總宜分其風勝溼勝、辨其陰虛陽虛、庶無貽誤、

喻嘉言曰、風溼之中人也、風則上先受之、溼則下先受之、俱從太陽膀胱而入、風傷其衛、溼留關節、風邪

從陽而親上、溼邪從陰而親下、風邪無形而居外、溼邪有形而居內、上下內外之間、邪相搏擊、故顯汗出惡風短氣發熱頭痛骨節煩疼身重微腫等證、此因宜從汗解、第汗法與常法不同、貴徐不貴驟、驟則風去溼存、徐則風溼俱去也、

豐按論風溼、惟嘉言先生爲白闡明出上下表裏、可謂批郤導窾矣、更妙論汗之法、貴徐不貴驟、此五字誠爲治風溼之金針、學者不可以其近而忽

之也、

寒疫

叔和序例曰、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氣暴寒者、皆爲時行寒疫也、考之金鑑又謂春應温而反寒、名曰寒疫、據此而論、春有是病、而夏秋無是病也、其實夏令之寒、是爲陰暑之病、秋月之寒、是爲秋凉燥氣、此分明夏秋不病寒疫、當宗金鑑之訓、寒疫在乎春令也、葢疫者役也、若役使然、大槪衆人之病相

似者、皆可以疫名之此又與瘟疫之疫、相懸霄壤、須知瘟疫乃天地之厲氣、寒疫乃反常之變氣也、其初起頭痛身疼、寒熱無汗、或作嘔逆、人迎之脈浮緊者、宜用辛溫解表法治之、觀此見證、與冬令傷寒初客太陽無異、因在春令所以不名傷寒、又因衆人之病相同、所以名爲寒疫、然其治法、又與傷寒相去不遠矣、如有變證、可仿傷寒法治之、

或問曰、先生謂夏令之寒、是爲陰暑之病、倘未交小

暑大暑之令、而受立夏小滿芒種夏至之寒、可以名寒疫否、答曰可也、昔賢謂夏應熱而反凉、是爲非時之氣、若果見證與寒疫相合、不妨用寒疫之方、此所謂超乎規矩之外、仍不離乎規矩之中也、

擬用諸法

解肌散表法

治風邪傷衛、頭痛畏風、發熱有汗等證、

嫩桂枝　白芍藥　粉甘草

生薑　大棗

水煎服

此仲景之桂枝湯、治風傷衛之證也、舒馳遠曰、桂枝走太陽之表、專驅衛分之風、白芍和陰護營、甘草調中解熱、薑辛能散、棗甘能和、又以行脾之津液、而調和營衛者也、

微辛輕解法

治冒風之證、頭微痛、鼻塞咳嗽、

紫蘇梗一錢五分　薄荷梗一錢　牛蒡子一錢五分

苦桔梗一錢五分　瓜蔞殼二錢　廣橘紅一錢去白

水煎服

凡新感之風邪、惟冐爲輕、只可以微辛輕劑治之、夫風冐於皮毛、皮毛爲肺之合、故用紫蘇薄荷以宣其肺、皆用梗而不用葉、取其微辛力薄也、蓋風爲陽邪、極易化火、辛溫之藥、不宜過用、所以佐牛蒡之辛涼、桔梗之辛平、以解太陰之表、及蔞殼之

輕鬆、橘紅之輕透、以暢肺經之氣、氣分一舒、則胃自解矣、

順氣搜風法

治風邪中經、左右不遂、筋骨不用、

台烏藥一錢　陳橘皮一錢五分　天麻一錢

紫蘇一錢五分　甘菊花一錢　參條二錢

炙甘草五分　宣木瓜一錢

加桑枝三錢爲引水煎服

此師古人順風勻氣散之法、以治風邪中經之病也、香巖曰、經屬氣、所以進烏藥陳皮以順其氣、天麻蘇菊以搜其風、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佐參草輔其正氣、更佐木瓜利其筋骨、桑枝遂其左右之用也、

活血祛風法

治風邪中絡口眼喎斜肌膚不仁、

全當歸三錢酒炒　川芎一錢五分　白芍一錢酒炒

秦艽一錢五分　冬桑葉三錢　雞血藤膠一錢

加橘絡二錢煎服

此治風邪中絡之法也、香巖云、絡屬血、故用雞藤川芎以活其血、即古人所謂治風須養血血行風自滅也、經曰、營虛則不仁、故用當歸白芍補益營血、而治不仁也、秦艽爲風藥中之潤品、散藥中之補品、且能活血榮筋、桑葉乃箕星之精、箕好風風氣通於肝、故能滋血去風、斯二者、誠爲風中於絡

之要劑、更佐橘絡以達其絡、絡舒血活、則風邪自解、而喎斜自愈矣、

宣竅導痰法

治風邪中臟中腑、及猝發昏倒等證、

遠志一錢去心　石菖蒲五分　天竺黃二錢

杏仁三錢去皮尖研　瓜蔞實三錢研　殭蠶三錢炒

皂角炭五分

水煎溫服

風邪中於臟腑者、宜施此法、其中乎經、可以順氣搜風、其中乎絡、可以活血袪風、今中臟腑、無風藥可以施之、可見中臟之神昏不語、唇緩涎流、中腑之昏不識人、便溺阻隔等證、確宜宣竅導痰、方中天竺遠菖、宣其竅而解其語、杏仁蔞實、導其痰、且潤其腸、殭蠶化中風之痰、皂角通上下之竅、此一法而兩用也、尤恐其力之不及、中腑更佐以百順、中臟更佐以牛黃、掞法、用之庶無差忒、

辛溫解表法見卷一第十一頁

辛凉解表法見卷一第十四頁

清熱保津法見卷一第十五頁

兩解太陽法

治風溼之證、頭痛身重、骨節煩疼、小便欠利、

桂枝一錢五分　羗活一錢五分　防風一錢五分

茯苓三錢　澤瀉一錢五分　生米仁四錢

苦桔梗一錢五分

流水煎服

斯法也、乃解兩太陽風溼之邪、風邪無形而居外、所以用桂枝羌防、解其太陽之表、俾風從汗而出、溼邪有形而居內、所以用苓澤米仁、滲其膀胱之裏、俾溼從溺而出、更以桔梗通天氣於地道、能宣上復能下行、可使風溼之邪分表裏而解也、嘉言雖謂風溼之病、固宜從汗而解、然風勝於溼者、則溼可隨風去、倘溼勝於風者、則宜此法治之、

備用成方

海藏神朮散

治外感風寒、發熱無汗、

蒼朮　防風　甘草、

加生薑葱白煎服

香蘇飲

治四時感冒風寒、頭痛發熱、或兼內傷、胸悶咳逆、

香附　紫蘇　陳皮　甘草

加薑葱頭傷食加砂麯咳嗽加桑杏有痰加苓夏

頭痛加芎芷有汗加桂枝無汗加麻黃

參蘇飲

治外感內傷、發熱、咳嗽、傷風泄瀉等證、

人參　紫蘇　茯苓　陳皮

半夏　甘草　枳殼　桔梗

前胡　乾葛　木香

加薑棗煎、外感多者、去棗加葱白、肺中有火、去人

參加杏仁桑皮

金沸草湯

治肺經傷風頭目昏痛咳嗽多痰

金沸草（即旋覆花用絹包煎） 製半夏 茯苓 一

前胡 荆芥 細辛 甘草

加薑棗煎如胸悶加枳殼桔梗有熱加柴胡黃芩

頭痛加川芎

桂枝湯

治風傷衞陽浮而陰弱、發熱頭痛、自汗惡風、鼻鳴乾嘔等證、

藥味見解肌散表法在本卷第十一頁

豐按神朮散、香蘇散、皆治風寒之輕證也、重則不可恃耳、參蘇飲乃治氣虛之外感、稍壯者減參可也、金沸草湯、治肺經之傷風、桂枝湯治衞分之傷風、此皆疏散之方、施治有別、亦宜溷用、

通關散

治中風不省人事

南星　皂角　細辛　薄荷

生半夏

共爲細末吹入鼻中有嚏可治無嚏難治

開關散

治中風口噤

烏梅肉　上冰片　生南星

爲末擦牙其噤可開

此二方乃救暴中之急、預當備之、

小續命湯

治中風不省人事、半身不遂、口眼喎斜、語言蹇澁、

及剛柔二痙、

防風　桂枝　麻黄　杏仁

川芎　白芍　人參　甘草

黄芩　防已　附子

加薑棗煎服

三化湯

治中風邪氣作實、二便不通、

羌活　大黃　厚朴　枳實

水煎溫服、

大秦艽湯

治中風手足不能運掉、舌强不能言語、風邪散見、

不拘一經者、

秦艽　石膏　當歸　白芍

川芎　生地　熟地　白朮

茯苓　甘艸　黃芩　防風

羌活　獨活　白芷　細辛

水煎温服

烏藥順氣散

治中風遍身頑麻、骨節疼痛、步履艱難、語言蹇澁、口眼喎斜、喉中氣急有痰、

烏藥　橘紅　麻黄　川芎

白芷　殭蠶　枳殼　桔梗

薑炭　炙草

加薑葱煎

順風勻氣散

治中風半身不遂、口眼喎斜、

烏藥　沉香　青皮　木瓜

白芷　天麻　蘇葉　人參

白朮　甘草

加生薑煎服、

牽正散

治中風口眼喎斜、無他證者、

白附子　殭蠶　全蝎

等分為末每服二錢酒調下

豐按以上諸方、皆治真中之病、若東垣所謂煩勞過度、清氣不升而中者、丹溪所謂溼熱生痰、痰氣上冒而中者、河間所謂七情過極、五志之火內發

而中者、此皆為類中之病、慎弗誤投、

黃耆五物湯

治風痱身無痛、半身不遂、手足無力、不能動履者、

久久服之、自見其功、

炙黃耆　炒白芍　嫩桂枝

加薑棗煎服

防風黃耆湯

治中風不能言、脈遲而弱者、

防風　黃耆

水煎溫服

豐按此二方、皆用黃耆、是治氣虛之體患中風之病也、非腎虛不涵肝木、木動生風、而發眩仆之虛風可比、務宜分別而治、庶不齟齬、

防風通聖散

治一切風寒暑溼、饑飽勞役、內外諸邪所傷、及丹斑瘾疹等證、

防風　荆芥　麻黄　桔梗

連翹　梔炭　黄芩　薄荷

大黄　芒硝　石膏　滑石

白朮　甘草　當歸　白芍

川芎

加生薑葱白煎

豐按此方、是河間所製、主治甚多、不能盡述、其藥

味表裏氣血皆備、醫者不能拘守成方、務宜臨時

權變、本方除大黃芒硝名雙解散、汪訒菴曰、麻防荆薄川芎以解表、芩梔膏滑連翹以解裏、復有歸芍以和血、甘桔白朮以調氣、故曰雙解、

柴葛解肌湯

治太陽陽明少陽合病、頭目眼眶痛、鼻乾不得眠、寒熱無汗、脈象微洪、或兼溢、

柴胡　葛根　羌活　白芷

黃芩　赤芍　桔梗　甘草

石膏

加薑棗煎服

金鑑云、此方陶華所製、以代葛根湯、凡四時太陽陽明少陽合病之輕證、均宜此湯加減治之、如無太陽證者減羗活、無少陽證者減柴胡、下利減石膏以避裏虛、嘔逆加半夏、以降裏逆、

蘇羗飲

治寒疫有效、并治傷風傷寒、可代麻桂十神之用、

紫蘇　羌活　防風　陳皮

淡豉　生薑　葱白

豐按是方、乃劉松峯所製治寒疫之功頗捷、倘豐之辛温解表法、未獲效者、可繼此方、堪爲接應之兵也、愼毋忽諸、

臨證治案

冒風輙證不愼口食轉重

城西孫某、感冒風邪、豐用微辛輕解法加杏仁象

貝治之、服二劑、復來趕請、謂方藥無靈、病忽益劇、息賁胸悶、鼻衄如泉、即往診之、寸脈皆大、沉按滑數而來、豐曰、此風痰壅閉於肺、化火刼絡之證也、方中並無補劑、何得加悶、又無熱藥、何得動衄、詢其日昨所食之物、乃火酒下雞、夫雞乃關風之物、酒爲助火之物、宜乎增劇、無怪方藥、遂用金沸草湯去細辛荆芥、加葶藶杏仁降肺氣以開其閉、黃芩梔炭清血熱而止其衄、連服三煎、即中病機者

以查肉雞金消其積、葛花枳椇解其酲、便是刻舟求劍矣、

風邪中絡

城西馬某之母、望八高年、素常輕健、霎時暴蹶、口眼喎斜、左部偏枯、形神若塑、切其脈端直而長、左三部皆兼濇象、豐曰、此血氣本衰、風邪乘虛中絡、當遵古人治風須治血、血行風自滅之法、於是遂以活血祛風法加首烏阿膠天麻紅棗治之、連服

旬餘、稍爲中竅、復診脈象、不甚弦而小濇、左肢略見活動、口眼如常、神氣亦清爽矣、惟連宵少寐、睡覺滿口焦乾、據病勢已衰大半、但肝血腎液與心神皆已累虧、姑守舊方除去黍尤桑葉白芍天麻、加入枸杞茯容地黃龍眼、又服十數劑、精神日復、起居若舊矣、

中風急證

南鄉余某、年將耳順、形素豐肥、晨起忽然昏倒、人

事無知、口眼喎斜、牙關緊閉、兩手之脉皆浮滑、此爲眞中風也、誠恐痰隨風湧耳、令購蘇合香丸、未至痰聲遂起、急以開關散先擦其齦、隨化蘇合香丸、頻頻灌下、少焉、痰如鼎沸、隔垣可聞、舉家驚惶、索方求救、又令以鵞翎向喉內蘸痰、痰忽湧出、約有盈碗、人事略清、似有欺倦欲寐之狀、屛去房內諸人、待其寧靜而睡、鼻有微鼾、膚有微汗、稍有痰聲、頃間又一醫至、遂謂鼾聲爲肺絕、汗出爲欲脫、

不可救也、即拂衣而去、豈思其體頗實、正未大虛、
汗出微微、諒不至脫、痰既涌出、諒不至閉、詢其向
睡、亦有鼾聲、始以宣竅導痰法加東參益汁治之、
從容灌下、直至二更時分、忽聞太息一聲、呼之遂
醒、與飲米湯、牙關似覺稍鬆、詰其所苦、又有垂頭
欲睡之態、即令弗擾、聽其自然、依舊鼾聲而寐、汗
出周身、至次日黎明甫醒、皮膚汗減、痰聲亦平、口
眼亦稍端正、復診其脈、滑而不浮、似乎風從微汗

而去、痰尙阻滯於絡也、繼用茯神柏子養心收汗、橘絡半夏舒絡消痰、加穭豆桑葉以搜餘風、遠志菖蒲以宣清竅、更佐參甘輔正、蘇合開痰、本末兼醫、庶幾妥當、合家深信、一日進嘗二劑、至第五朝諸恙皆減、飲食日漸進矣、

中風脫證

城中鄭某、年屆古稀、倐然昏仆、左肢不遂、肌膚不仁、無力而攤、舌强言蹇、郡中醫士、或專用補益、或

專以疏風、或開竅消痰、或標本兼理、咸未中病、迨邀豐診、脈小如纖、汗下如雨、喘急遺溺、神識昏蒙、豐曰、脫證見矣、不可挽也、乃郎再四求治、念其孝心純篤、勉存一法、用高麗人參五錢、附片三錢、姜汁一匙、令濃煎頻頻服之、又迎他醫、亦係參附爲君、延至三天、果歸大暮、

眞中死證

北野賀某之妻、陡然昏倒、口目歪斜、神識朦朧、左

肢不遂、牙關緊閉、脈大無倫、但其鼾聲似睡、分明肺絕之徵、謂其壻曰、死證已彰、不可救矣、復延他醫診治、終不能起、

程曦曰、觀前之鄭案、至於汗多喘急、遺溺神昏、脈小如纖、知爲脫證、此案神昏牙閉、鼻息如鼾、脈大無倫、知爲絕證、脫絕之證已顯、死期可必矣、思吾師課徒之心甚苦、書中輕案重案、以及死案、一概詳之、未始非臨證之一助也、

風溼兩感

海昌濮某之媳、孤幃有數載矣、性情多鬱、鬱則氣滯、偶沾風溼、遂不易解、始則寒熱體疼、繼則遍身浮腫、遞服數方、僉未中肯、豈知其體素虧、剝削之方、似難溟進、姑以兩解太陽法去米仁澤瀉二味、白茯用皮、再加陳皮厚朴香附鬱金治之、服二劑稍有汗出、寒熱已無、浮腫略消、下體仍甚、思前賢有上腫治風、下腫治溼之說、姑照舊法除去羌活、

更佐車椒巴戟、連嘗五劑、始獲稍寬、後用調中化溼之方、醫治旬餘、得全瘥矣、

風溼誤爲風溫

須江毛某、販柴來城、忽然患病、曾延醫治、乏效來延於豐、見其所服之方、皆作風溫論治、診其脈茲而緩、考其證、寒熱身疼、舌苔雖黃、黃而滋膩、口雖作燥、不甚引飲、豐曰、此屬風溼、時邪實非風溫伏氣、就目前厥陰主氣而論、風溫之病似矣、不審今

湷淫雨霏綿、地中之溼上泛、隨時令之風而襲人、遂成諸證、況無咳嗽口渴、又無滑數之脈、顯然非風溫也、宜從風溼立法、以平胃神朮葱豉三方合爲一劑、連進數服而安、

產後寒疫

豫章邱某之室、分娩三朝、忽患時行寒疫、曾經醫治、有守產後成方用生化者、有遵丹溪之法用補虛者、僉未中的、而熱勢益張、邀豐診之、脈似切繩

轉索、舌苔滿白、壯熱汗無、豐曰、此寒疫也、雖在產後、亦當辛散爲治、擬用辛溫解表法去桔梗、加芎芷乾薑黑荊穭豆、囑服二劑、則熱遂從汗解、復用養營滌污之法、日漸而瘳、

時行寒疫

城中王某之女、剛針黹時、偶覺頭痛畏寒、身熱無汗、延醫調治、混稱時證、遂用柴葛解肌、未效又更醫治、妄謂春溫伏氣、用萎蕤湯又未中病、始來商

治於豐、按其脈、人迎緊盛、舌白而浮、口不乾渴、豐曰、春應温而反寒、寒氣犯之、是為時行寒疫、前二方、未臻效者、實有碍乎膏芩、辛同羌葛用之、尚無大害、據愚意法當專用辛温、弗入苦寒自效、即以松峯蘇羌飲加神麯豆卷治之、令其輕煎温服、謹避風寒、覆被安眠、待其汗解、服一煎、果有汗出、熱勢遂衰、繼服一煎、諸痾盡卻矣、

時病論卷之三目錄

臨證治案

時病論卷之三

安州劉寶臣先生鑒定

三衢雷　豐少逸手著

受業　新安程曦錦雯　盈川江誠抱一　參訂

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大意

經謂春傷於風者、乃即病之新感也、即二卷中傷風冒風之證、今謂春傷於風、夏生飧泄者、此不即病之伏氣也、蓋風木之氣、內通乎肝、肝木乘脾、脾

氣下陷、日久而成泄瀉、經又云、邪氣留連、乃為洞泄、此亦言伏氣為病、可見飧泄洞泄、皆由伏氣使然、然有寒瀉火瀉暑瀉濕瀉痰瀉食瀉、雖不因乎伏氣、又不得不並詳之、蓋飧泄則完穀不化、洞泄則直傾於下、寒瀉則脈遲溺白、腹中綿痛、火瀉則脈數溺赤、痛一陣瀉一陣、又有煩渴面垢為暑瀉、胸痞不渴為濕瀉、或時瀉或時不瀉為痰瀉、噯氣作酸、瀉下腐臭為食瀉、泄瀉之病、殆於斯矣、靈樞

又云、春傷於風、夏生後泄腸澼、腸澼者、古之痢名也、痢有風寒熱溼噤口水穀休息五色之分、均宜辨治、風痢者、似腸風下血而有痛墜、寒痢者、下稀水而清腥、腹中痛甚、熱痢者、如魚腦而稠黏、窘迫而痛、溼痢者、色如豆汁、胸悶腹疼、又有下痢不食、或嘔不能食、名噤口痢、糟粕膿血雜下者、名水穀痢、時發時止者、名休息痢、五色膿血相混而下、名五色痢、痢證多端、治宜分別、復揣夏生後泄腸澼

之訓、是獨指風痢而言、其餘之痢、在夏爲少、在秋爲多、而吾醫者、又弗可膠於句下耳。

飧泄

推飧泄致病之因、乃風邪也、木勝也、寒氣也、脾虛也、伏氣也、內經云、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又云、久風爲飧泄、據此而論、因風邪致病、又云厥陰之勝、腸鳴飧泄、又云歲木太過、民病飧泄、據此而論、因木勝致病、又云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飧泄、據此而論、因寒氣

致病又云脾病者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據此而論因脾虛致病又云虛邪之中人也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糜據此而論因伏氣致病總而言之良由春傷於風風氣通於肝肝木之邪不能條達鬱伏於脾土之中中土虛寒則風木更勝而脾土更不主升反下陷而爲泄也故經又謂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所以當春升發之令而不得發交夏而成斯證矣其脈兩關不調或

弦而緩、腸鳴腹痛、完穀不消、宜以培中瀉木法治之、如尺脈沉遲、按之無力、乃屬下焦虛寒、寒則不能消穀而成是病、宜以補火生土法治之、倘脈細小而遲、手足寒者、不易治也、勉以煖培卑監法治之、倘日久穀道不合、或肛門下脫、乃元氣下陷也、急以補中收脫法治之、飧泄之病、屬虛者多、屬實者少、如執治瀉不利小便之偏、必致不起、悲夫、

或問曰、諸賢論飧泄、皆謂溼兼風也、又謂溼多成五

瀉、又謂治溼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今先生論中一槪溼字、反謂偏利小便、必致不起、能不遺悖古人乎、答曰、是病專論春傷於風之伏氣、所以論風而未及溼、如有溼邪相溷、即有溼之見證、辨之明確、始可佐之通利、據飧泄下利清穀、乃屬脾土虛寒、不能運化、而下陷、倘執通利、趨下之方、豈非落穽而又下石哉、通篇皆本內經、何遑悖之有、又問曰、先生謂飧泄乃屬脾土虛寒、所以下利清穀、殊未見醫統又云胃火由

火性急速、傳化失常、爲邪熱不殺穀也、指掌亦謂完穀不化、以火治之、由是觀之、又與先生之論、不相符節、究竟以前人爲火乎、抑亦以先生爲寒乎、答曰、豐按內經而推、飧泄屬虛寒者固矣、醫統指掌皆謂爲火者、其實即諸瀉中之火瀉也、須知寒與火極易明辨、如脈數苔黃、小溲熱赤、即是屬火之瀉、否則便是虛寒、問者首肯而退、

洞泄

經云、春傷於風、夏生飧泄、邪氣留連、乃為洞泄、蓋因風木之邪、留連既久、木氣尅土、則倉廩不藏而為洞泄、可見是病亦由伏氣所致也、李士材曰洞泄一名濡泄、濡泄因於溼勝、此病非但因伏氣內留中氣失治、亦有溼氣相兼致病也、考其脈象、軟緩乏力、或關脈兼弦、身重神疲、肢體懈怠、下利清穀、小便短赤、是也、宜乎培中瀉木法加蒼朮澤瀉治之、經曰腎脈小甚為洞泄、蓋腎為胃關、因腎虛失閉藏之職、伏邪乘

虛而深陷也、宜乎補火生土法加煨葛荷葉治之、總之脾虛以補中為先、腎虛以固下為亟、風勝佐之疎透、溼勝佐之滲利、臨證之頃、神而明之、則旋踵之禍、庶幾免焉、

程曦曰、觀飧泄洞泄之論、總不離乎木氣尅土、故治洞泄、皆仿飧泄之法、然其中之虛實、當細別之、蓋飧泄因脾虛為多、所以完穀不化、洞泄因溼勝為多、所以體重溺紅、屬脾虛者、不宜偏利、屬溼勝

者不宜偏補斯二者皆當審其虛實而分治之

寒瀉

寒瀉者因寒而致瀉也不比飧泄洞泄皆屬春傷於風之伏氣伏氣之瀉前二篇已詳晰矣所有寒火暑溼痰食等瀉雖不因乎伏氣然又不可不詳蓋寒瀉致病之原良由感受乎寒寒氣內襲於脾脾胃受寒則陽虛虛則不司運用清陽之氣不主上升反下陷而爲便瀉故所下澄澈清冷儼如鴨糞腹中綿痛小

便清白脈來緩怠近遲此宜煖培卑監法去西潞益智加木香查炭治之書又云寒瀉即鶩瀉以其瀉出如鴨鶩之糞也又謂鴨溏者溼兼寒也若有溼證所著宜佐化溼之藥隨其證而加減可也

火瀉

火瀉即熱瀉也經云暴注下迫皆屬於熱暴注者卒暴注瀉也下迫者後重裹急也其證瀉出如射糞出穀道猶如湯熱肛門焦痛難禁腹內鳴響而痛痛一

陣瀉一陣、瀉後澁滯也、非食瀉瀉後覺寬之可比、脈必數、至舌必苔黃、溺必赤濇、口必作渴、此皆火瀉之證也、張介賓曰、熱勝則瀉、而小水不利者、以火乘陰分、水道閉塞而然、宜用通利、州都法、去蒼朮、加芩連治之、大概暴注新病者可利、實熱閉濇者可利、形氣强壯者可利、小腹脹滿者可利、今泄瀉屬火而不寒、屬實而不虛、故可用通利之法、如久病陰虧者、氣虛屬寒者、皆不可利、醫者不可以不知也、

暑瀉

長夏暑溼之令、有人患泄瀉者、每多暑瀉也、夫暑熱之氣、不離乎溼、蓋因天之暑熱下逼、地之溼熱上騰、人在氣交之中、其氣即從口鼻而入、直擾中州、脾胃失消運之權、清濁不分、上升精華之氣、反下降而為便瀉矣、考暑瀉之證、瀉出稠黏、小便熱赤、脈來濡數、其或沉滑、面垢有汗、口渴喜涼、通體之熱、熱似火炎、宜以清涼滌暑法、用御爐蒸、譬如商飆颯然倏動、則

炎歊自蕩無餘矣、如夾溼者、口不甚渴、皆佐朮通澤瀉、如溼盛於暑者、宜仿溼瀉之法可也、

溼瀉

內經云溼勝則濡泄、難經曰溼多成五泄、可見泄瀉之病屬溼爲多、溼侵於脾、脾失健運、不能滲化、致闌門不克泌清別濁、水穀併入大腸而成泄瀉矣、溼瀉之爲病、脈象緩濇、而來瀉水、而不腹痛、胸前痞悶、口不作渴、小便黃赤、亦或有腹中微痛、大便稀溏之證、

考治溼瀉之法、惟念莪先生可宗、乃曰滲利、使溼從小便而去、如農人治澇、導其下流、雖處卑監、不憂巨浸、經曰、治瀉不利小便、非其治也、若此論之、必當滲利膀胱、宜用通利州都法、則瀉自得止矣、

或問曰、觀先生是論、既引內經之濡泄、復引難經之五泄、何書中不列濡泄之門、又不發五泄之論、如斯簡括、詎無挂漏乎、答曰、濡泄即洞泄、洞泄之病、已論於前、五泄即胃脾大腸小腸大瘕也、考五十七難中、

胃泄、脾泄、即今之食瀉也、大腸泄、小腸泄、大瘕泄、即今之痢疾也、食瀉痢疾、皆詳於後、可弗疊論耳、

痰瀉

痰瀉者、因痰而致瀉也、昔賢云、脾爲生痰之源、肺爲貯痰之器、夫痰乃溼氣而生、溼由脾弱而起、蓋脾爲太陰溼土、得溫則健、一被寒溼所侵、遂困頓矣、脾既困頓、焉能掌運用之權衡、則水穀之精微、悉變爲痰、痰氣上襲於肺、肺與大腸相爲表裏、其大腸固者、肺

經自病、而爲痰嗽、其不固者、則肺病移於大腸、而成痰瀉矣、其脉弦滑之象、胸腹迷悶、頭暈惡心、神色不瘁、或時瀉、或時不瀉是也、宜以化痰順氣法治之、俾其氣順痰消、痰消則瀉自止耳、

食瀉 附飲瀉

食瀉者、即胃瀉也、緣於脾爲濕困、不能健運、陽明胃府、失其消化、是以食積太倉、遂成便瀉、其脉氣口緊盛、或右關沉滑、其證嚥酸噯臭、胸脘痞悶、惡聞食氣、

腹痛甚而不瀉、得瀉則腹痛遂鬆、當用查麯平胃法治之、又有渴能飲水、水下復瀉、瀉而大渴、名爲溢飲滑瀉、卽金鑑中之飲瀉、良由水漬於胃而然、宜用增損胃苓法、去厚朴蒼朮、加白朮甘草治之、近來之醫、飲食混稱者多、豈可不爲分別哉、

或問先生之書、專爲六氣而設、今痰瀉食瀉、不關六氣、亦雜論其中、究係何意、答曰、痰從溼生、溼非六氣之一乎、食瀉卽胃瀉、胃瀉居五泄之一、越人謂溼多

成五泄、食瀉豈無濕乎、前論飧泄洞泄、皆因伏氣致病、其寒瀉因寒、火瀉因火、暑瀉因暑、溼瀉因溼、然痰瀉食瀉、雖因痰食、亦難免乎無溼、而飧洞寒火暑溼等瀉、偶亦有痰食相兼、兼證如文字之搭題、亦宜顧此失彼、醫者不可不明、

風痢

鍼經云、春傷於風、夏生後泄腸澼、諸家謂春令傷乎風邪、風木內干、損其胃氣、則上升清陽之氣、反內陷

而爲飧泄、久則傳太陰而爲腸澼、此分明因風而致、故謂之風痢也、夫風痢之證、先作泄而後作痢、脉象每見沉小而弦、腹微痛而有後重、似腸風而下清血、此由春令之伏氣、至夏而發、是屬木勝土虧之候、如體素寒者、宜用培中瀉木法、加木香蒼朮治之、體素熱者、宜本法去吳萸炮薑、加芩連煨葛治之、如胃悶溺赤者、必夾溼也、宜佐赤苓澤瀉治之、吞酸噯腐者、必夾食也、宜佐山查厚朴治之、

或問曰、古云先瀉後痢、爲脾傳腎、今風痢亦先瀉後痢、究竟係脾傳腎否、曰、否也、昔賢謂先瀉後痢爲土尅水之證、此言先瀉後痢者、由風木尅胃、胃傳脾之證、自是兩途、當辨治之、又問曰、嘗見痢疾發於秋令者多、夏令者少、今言至夏而發、得無謬乎、曰、諸痢多發於秋令、或發於夏秋之交、惟風痢獨發於夏、蓋由春時之伏氣、從內而發、經曰、春傷於風、夏生後泄腸澼、此之謂也、

寒痢

前言風痢、是論春時伏氣、至夏而發、其餘之痢則不然、今先以寒痢論之、其病雖發於夏秋之交、其實受寒較受暑爲多、景岳云、炎熱者天之常令、當熱不熱必反爲災、因熱貪涼、人之常事、過食生冷、所以致痢、每見人之慎疾者、雖經盛暑、不犯寒涼、終無瀉痢之患、可見寒痢之證、實因炎熱貪涼、過食生冷、冷則凝滯、中州之陽、不能運化、清氣不升、脾氣下陷、以致腹

痛後重、下白色、稀而清腥、脈遲苔白者、當去其寒、兼扶脾土、則痢自止、宜用煖培卑監法佐以查炭木香治之、然而寒痢亦有赤色者、不可不別、總之以脈遲苔白爲據、倘脈數苔黃者便爲熱痢、溫熱之品、又不可施、醫者總當以脈舌分其寒熱、慎勿忽諸、

王海藏曰、寒毒內傷、復用寒涼、非其治也、況血爲寒所凝、浸入大腸間而便下、得溫乃行、所以用熱藥其血自止、經曰、治病必求其本、此之謂也、胃既得溫其

血不凝而自行、各守其鄉矣、

程曦曰、嘗見今之治痢、不分屬熱屬寒、開口便言溼熱、動手便用寒涼、蓋因未究脈象、未辨舌苔之故耳、凡辨痢之寒熱虛實表裏陰陽、皆當於脈舌中、細細求之、庶幾無誤、

熱痢 附暑痢

熱痢者、起於夏秋之交、熱鬱溼蒸、人感其氣、內干脾胃、脾不健運、胃不消導、熱挾溼食、醞釀中州、而成滯

下矣、蓋熱痢之爲病、脉滑數而有力、裏急後重、煩渴引飲、喜冷畏熱、小便熱赤、痢下赤色、或如魚腦、稠黏而穢者是也、治宜清痢蕩積法、益以查肉兵郎治之、如體弱者、以生軍改爲製軍最妥、時賢謂熱痢即暑痢也、豐細考之、則非準繩云、暑氣成痢者、其人自汗發熱、面垢嘔逆、渴欲引飲、腹內攻痛、小便不通、痢血頻迸者是也、擬以清涼滌暑法、去青蒿瓜翠、加黃連荷葉治之、臨證之間、亦當辨治、

溼痢

劉河間論痢、總不外乎溼熱、孔以立非之、乃謂大溼之邪、俱可乘傷、不獨在乎溼熱也、然古有溼痢之名、決不可廢、竊謂河間專言溼熱、似乎太偏、以立爲不然、似乎太過、據鄙論溼痢、有寒熱之分焉、蓋夫寒溼之爲痢也、腹綿痛而後墜、胸痞悶而不渴、不思穀食、小便清白、或微黃、痢下色白、或如豆汁、脈緩近遲之象、宜用溫化溼邪法加木香治之、熱溼之爲痢也、裏

急後重、忽思飲、飲亦不多、忽思食、食亦乏味、小便熱澁、痢下赤色、或淡紅焦黃、脈來濡數之形、當用通利州都法去舊邪、加木香黃連治之、又有陰虛患痢裏急欲便、坐久而仍不得便者、謂之虛坐努責、不可偏言乎滲、而投滲利、利之益傷其陰、如當歸白芍生地丹皮阿膠澤瀉及石蓮等品、隨證加減可也、

程曦曰、以立論痢、謂六淫之邪、俱可兼傷、由是觀之、豈非一歲俱有痢疾耶、須知風痢雖傷於風、但

發於夏、寒痢因熱貪涼而受寒、亦發於夏、非冬令之寒而致痢也、熱痢發於相火之令、溼痢發於溼土之令、其實痢疾雖有風寒熱溼之殊、然總發於夏秋之令、而春冬罕見是病、以立謂六淫俱傷、豈不貿貿哉、

噤口痢

噤口者、下痢不食、或嘔不能食也、痢而能食、知胃未病、今不食者、緣於脾家溼熱、壅塞胃口而然、又有誤

服利藥犯其胃氣者、止濇太早、留邪於中者、脾胃虛寒、溼邪干犯者、氣機閉塞、熱邪阻隔者、穢積在下、惡氣薰蒸者、肝木所勝、乘其脾胃者、又有宿食不消者、水飲停蓄者、皆能使人噤口也、擬用調中開噤法、隨證加減、緩緩服之、冀其有效、然噤口之因、非齊其脈不能明晰、如右部浮濡沉細、或緩怠無力、胃虛也、洪大急滑、火熱也、濉派浮大或浮弦、濁氣上壅也、沉而滑、或右濇滯、宿食停積也、遲細者、胃寒也、弦急者、木

勝也、細別其脈而治之、更爲確當、倘或絕不思食、下痢無度、不可治也、惟有獨參湯合陳廩米濃煎頻服、幸發萬一耳、

孔以立曰、予嘗治噤口痢、以藕汁煮熟稍和砂糖頻服、兼進多年陳米稀糜、調其胃氣必效、即石蓮子之意也、古治噤口痢多有用黃連者、苦而且降、不能升提、非胃虛所宜、大抵初痢噤口、爲熱瘀在胃口、故宜苦燥、若久痢口噤不食、此胃氣告匱、非比初痢噤口、

尚有濁氣可破、積滯可驅、惟大劑參朮、佐以茯苓甘草藿香木香煨葛之屬、大補胃氣、兼行津液乃可耳、但得胃氣一復、飲食稍進、便宜獨參湯、略加陳皮或製香附緩緩調補、兼行氣滯、方爲合劑、如茯苓之淡滲、木香之耗氣、乾葛之行津、皆當屏除也、

江誠曰、斯論超出乎衆、謂初痢之噤口、宜以苦燥、久則胃虛、必以大劑參朮爲君、苦燥之黃連、又在禁用、此洵爲治噤口不易之良法也、

水穀痢

水穀痢者、糟粕膿血雜下、腹中微痛、登圊頻頻、飲食少餐、四肢困倦、脈來細緩無力、或關部兼弦、此因脾胃虛寒、虛則不能健運、寒則不能消化也、當用煖培卑監法治之、亦有因風木乘土、土虛不運者、宜本法內加白芍防風、有因勞役過度、脾陽困頓者、加黃耆荷葉、有因下焦無火、不能熟腐者、加故紙吳萸、有因痢後中虛、飲食停積者、加陳皮查肉、然痢疾總不離

乎脾胃爲病、或木勝、或火衰、當按法加減治之、自然應手耳、

休息痢

下痢屢發屢止、久而不愈、而色痿黃、脉形濡滑者、爲休息痢也、多因止澁太早、積熱未盡、或不能節飲食、戒嗜好、所以時作時止也、亦有過服寒涼而致者、肝脾內傷而致者、元氣下陷而致者、腎虛不固而致者、皆當審其因而分治之、擬用調中暢氣法、俾其氣機

得暢、則積熱自清、中州得調、則脾胃自復、倘或腹中隱痛、宜加炮薑炭、以化中焦之寒、赤痢纏綿、當佐秦皮白芍、以清肝脾之血、肛門重墜、更加升麻桔梗、以升下陷之元、虛滑不禁、再入骨脂、龍骨、以固下焦之脫、凡一切之藥、不應手者、當細辨其脈象、若脈沉實、雖日遠仍當攻下、切宜辨確、勿可誤也、

五色痢

金鑑云、五色痢者、五色膿血相雜而下也、若有臟腑

屍臭之氣則凶、因於用止濇太早、或因滯熱下之未盡、蘊於腸胃、傷臟氣也、用一切補養之藥不應、則可知初病非澁之太早、即下之未盡也、診其脈若有力、雖日久仍當攻也、

醫通曰、患五色痢者、良由臟腑之氣化并傷、是以五色兼見、然古人皆言腎病、以腎藏精之室、所居之位、最下最深、深者既病、其淺而上者、安有不病之理、精室既傷、安能任蟄藏之令乎、仲景以五液注下、臍築

病、命將難全也、夫以精室受傷、五液不守之患、須知益火消陰、實脾隄水、兼分理其氣、使失於氣化之積、隨之而下、未失氣化之精、統之而安、誠不出乎此法、

豐按二論、誠癃門之要旨、前言止濇太早、瀦熱未盡、後言臟腑之氣化並傷、歸於腎病、合而論之、斯疾有虛有實、分別治之、庶乎穩妥、如初起者爲實、日久者爲虛、裏急後重者爲實、頻頻虛坐者爲虛、脈實有力者爲實、脈虛無力者爲虛、虛則宜補、以

補火生土法治之、實則宜瀉、以清痢蕩積法治之、

擬用諸法

培中瀉木法

治伏氣飧泄洞泄、及風痢、

白朮二錢土炒 白芍一錢土炒 陳廣皮一錢

軟防風一錢 白茯苓三錢 粉甘草五分

炮薑炭八分 吳萸八分泡

加新荷葉一錢煎服

朮芍陳防四味、即劉草窻先生治痛瀉之要方、用之爲君、以其瀉木而益土也、佐苓甘培中有力、薑炭煖土多功、更佐吳萸疏其木而止其痛、荷葉升其清而助其脾、

補火生土法

治飧泄洞泄、命門無火、久瀉虛痢、

淡附片八分　肉桂六分細剉分冲　菟絲子一錢

破故紙一錢　吳茱萸八分泡　益智仁一錢

蘇芡實二錢

加蓮子肉十粒入煎

下焦無火、不能薰蒸腐化、致瀉完穀、故以桂附辛甘大熱、補命門之火、以生脾土、菟絲故紙、溫補其下、吳萸益智、煖其下、復煖其中、中下得其溫煖、則火土自得相生、而完穀自能消化、更佐芡實蓮子、補其脾、且固其腎、益火土生、脾腎固、而飧泄洞泄無不向愈矣、

煖培卑監法

治脾土虛寒泄瀉、及冷痢水穀痢、

西潞黨三錢米炒　白茯苓三錢　於潛朮二錢土炒

粉甘草五分水炙　炮薑炭八分　茅蒼朮六分土炒

益智仁一錢　葛根五分煨

加粳米一撮煎服

經云、土不及曰卑監、法中以四君合理中、煖培其脾土也、脾喜燥、故佐以蒼朮、喜溫佐以益智、喜升

佐以葛根、喜甘佐以粳米、

補中收脫法

治泄痢不已、氣虛下陷、穀道不合、肛門下脫、

東洋參三錢　黄耆二錢米炒　於潛朮一錢土炒

粉甘草五分炙　罌粟殼一錢炙　白芍藥一錢土炒

訶黎勒一錢五分

加石榴皮一錢同煎

此治瀉痢日久、氣虛脫肛之法也、以參耆朮草之

甘溫補中州以提其陷、併芍訶黎之酸澁、止瀉利

且斂其肛、用榴皮爲引者、亦取其酸以收脫瀉以

佳利也、

通利州都法

治火瀉溼瀉、溼熱痢疾、

白茯苓三錢　澤瀉一錢五分　蒼朮八分土炒

車前子二錢　通草一錢　滑石三錢飛

苦桔梗一錢

河水煎服

斯仿舒馳遠先生加減五苓之意、州都者、膀胱之官名也、首用茯苓甘淡平和、而通州都爲君、澤瀉鹹寒下達、而走膀胱爲臣、佐蒼朮之苦溫、以化其溼、車前通滑之甘淡、以滲其溼、使桔梗之開提、能通天氣於地道也、

清涼滌暑法

治暑溫暑熱暑瀉秋暑、

滑石三錢水飛　生甘草八分　青蒿一錢五分

白扁豆一錢　連翹三錢去心　白茯苓三錢

通草一錢

加西瓜翠衣一片入煎

滑石甘草、即河間之天水散、以滌其暑熱也、恐其力之不及、故加蒿扁瓜衣以清暑、又恐其干犯乎心、更佐連翹以清心、夫小暑之節、在乎相火之後、大暑之令、在乎溼土之先、故先賢所謂暑不離溼

也、兼用通苓、意在滲溼耳、

化痰順氣法

治痰氣閉塞、痰瘧痰瀉、

白茯苓四錢　製半夏二錢　陳皮一錢五分

粉甘草八分　廣木香五分煨　厚朴一錢姜製

加生薑三片水煎服

法中苓夏陳甘、卽局方二陳湯化痰之妥方也、加木香厚朴、以行其氣、氣得流行、則順而不滯、故古

人謂化痰須順氣、氣行痰自消、且木香厚朴、均能治瀉、以此法治其痰瀉、不亦宜乎、

查麯平胃法

治因食作瀉、兼治食瘧、

查肉三錢炒　神麯三錢炒　蒼朮一錢土炒

厚朴一錢姜製　陳廣皮一錢　甘草八分

加膍胵二枚為引

法內蒼陳朴草、係局方之平胃散、為消導之要劑、

佐山查健脾磨積、神曲消食住瀉、膍胵乃雞之脾也、不但能消水穀、而且能治瀉利、食瀉投之、必然中鵠、

增損胃苓法 見卷四第十五頁

清痢蕩積法

治熱痢夾食、脈滑數、煩渴溺赤、

廣木香煨六分　黃連吳萸炒六分　生軍酒浸三錢

枳殼麩炒一錢五分　黃芩酒炒一錢　白芍酒炒一錢五分

粉甘草五分　葛根煨五分

加鮮荷葉三錢煎服

此法首用香連治痢爲主、加查朳以蕩其積、苓芍以清其血、甘草解毒、荷葛升提、施於實熱之痢、每多奏效耳、

溫化溼邪法

治寒溼釀痢、腑痞溺白、

藿香一錢五分　蔻殼一錢二分　神麴三錢炒

厚朴一錢薑製　陳皮一錢五分　蒼朮八分土炒

加生薑三片為引

凡溼在表宜宣散、在裏宜滲利、今在氣分、宜溫藥以化之、藿香蔻殼、宣上中之邪滯、神麯厚朴、化脾胃之積溼、陳皮理其氣分、蒼朮化其溼邪、更佐生薑溫煖其中、中焦通暢、無滯、滯下愈矣、

調中開噤法

治下痢不食、或嘔不能食、即噤口痢證、

西潞黨三錢米炒　黃連五分薑汁炒　製半夏一錢五分

廣藿香一錢　石蓮肉三錢

加陳廩米一撮煎服、

痢成噤口、脾胃俱憊矣、故用潞黨補其中州、黃連清其餘痢、半夏和中止嘔、藿香醒胃運脾、石蓮肉開其噤、陳廩米養其胃、倘絕不欲食者、除去黃連可也、

調中暢氣法

治中虛氣滯、休息痢疾、並治脾虧泄瀉、

潞黨參三錢米炒 於朮二錢土炒 黃耆二錢酒炒

炙甘草四分 陳廣皮一錢 腹皮一錢五分酒洗

廣木香三分煨

加鮮荷葉三錢為引

參耆朮草、調補中州、陳腹木香、宣暢氣分、加荷葉助脾胃而升陽氣也、

備用成方

草窗痛瀉方

治腹痛便瀉不止、

白朮　白芍　陳皮　防風

水煎服久瀉加升麻

胃苓湯一名對金飲子

治中暑傷溼、腹痛泄瀉、

豬苓　茯苓　白朮　澤瀉

肉桂　厚朴　蒼朮　陳皮

甘草

水煎服如夾食者可加查肉

四神丸

治脾腎兩虛久瀉

肉果霜　破故紙　五味子　吳萸

用生薑煮棗取棗肉搗丸

胃關煎

治脾腎虛寒作瀉甚至久瀉腹痛不止冷痢等證

大熟地　懷山藥　淡乾薑　吳萸
白扁豆　白朮　炙甘草
水煎食遠服
豐按草窗痛瀉方、主治木乘土位之瀉、胃苓湯、主治溼氣侵脾之瀉、四神丸、胃關煎、主治脾腎虛寒之瀉、如兩關不調者、或弦有力者、是爲土被木乘之象、濡緩而怠者、是爲脾受溼侵之象、細小無力者、或兩尺沉遲者、是爲脾腎虛寒之象、總須辨脈

審證而分治之、

薑茶飲

治寒熱瘧、及赤白痢、

生薑　細茶葉

每味約三錢濃煎服之

豐按此方、乃東坡居士所製、雖平淡無奇、然用意頗妙、生薑味辛而溫、能解表也、茶葉甘苦微寒、能清裏也、二味合用、並無寒熱之偏、功在和解、故能

治瘧口訣云、無痰不作瘧、無食不成痢、考茵茶之功、並能消痰消食、所以治瘧猶兼治痢也、

香連丸

治下痢赤白、膿血相雜、裏急後重、

木香　黃連

醋糊丸米飲下

芍藥湯

治下痢膿血稠粘、腹痛後重、

芍藥　歸尾　黃芩　黃連

木香　梹榔　大黃　甘草

肉桂

水煎服如痢不減大黃可以加重

豐按此二方、可治初起之痢、而無外感最宜若有寒熱外感之見證者、便推人參敗毒散爲第一、歷嘗試之屢治屢驗、嘉言先生取名逆流挽舟之法、洵不謬也、

蒼朮地榆湯

治脾經受溼、痢疾下血、

蒼朮泔浸　地榆炒黑

炒

照常煎服

人參樗皮散

治臟毒挾熱下血、久痢膿血不止、

人參　樗根白皮東引者去粗皮醋炙

等分為末米飲或酒調下

豐按地榆椿皮、皆澀劑也、觀其主治之證、並無裏急後重之字樣、其治久痢久虛者可知、但有一二實證所彰、澀藥便難丟澱、思古人立法至精至妥、奈今人不察、隨手用之、未有不殺人者也、

補中益氣湯

治煩勞內傷、陽虛自汗、氣虛不能攝血、久痢久瘧、

人參　黃耆　白朮　炙草

歸身　陳皮　柴胡　升麻

加薑棗煎服

眞人養藏湯

治瀉痢日久、虛寒脫肛、

人參　白朮　當歸　白芍

罌粟殼蜜炙　訶子麵裹煨　肉豆蔻麵裹煨　木香

炙甘草　肉桂

煎服藏寒甚加附子一方無當歸

肉蓯蓉湯

治噤口痢、日久不愈、下焦累虛、

肉蓯蓉泡淡 附子 人參 薑炭

當歸 白芍肉桂湯浸炒

水煎緩緩服胃稍開再服

豐按此三方、惟東垣補中益氣獨超、每遇脾氣虛陷而作痢者、用之屢效、謙甫眞人養藏、治氣血兩傷之久痢、潤通肉蓯蓉湯、治肝腎兩虛之久痢、用之偶亦並效、但餘氣未清、正氣未虛、皆不宜輕試、

臨證治案

飧泄誤爲食瀉

城南程某、平素略知醫理、於立夏後一日、腹痛而瀉、完穀不化、自疑日昨因餅所傷、又執治瀉利小便之說、輒用五苓加消食之品、未效、來邀豐診、診得兩關、一強一弱、氣口之脉不緊、乃曰非傷食也、是飧泄也、此因伏氣致病、即內經所謂春傷於風、夏生飧泄之候、消食利溼、益使中虛、理當扶土瀉

木、郎用理中湯加黃芩白芍煨葛防風、連服三煎遂愈、

飧泄之病熱補得瘳

羊城雷某、患瀉無度、肌肉忽脫、脉象兩關並弦、豐曰、凡泄瀉之先、腹必鳴痛、痛必便瀉、瀉必完穀、曰、然也、不知病在何經、曰、此肝風傳脾、脾受其侮、不能變化、內經名爲飧泄、後賢稱爲胃風、見豐論證確切、即請撰方、乃用劉草窗痛瀉要方、加吳萸益智

煨蔲不香荷葉爲引、服一劑、未臻大效、再加參耆姜附、方服一煎、遂得小效、繼服總全瘥矣、

洞泄之病虛實兼治得效

若耶倪某、患瀉不瘳、來延豐治、閱前方、乃批暴注下迫、皆屬於熱、用芩連葛根等藥、未獲中機、脈之、神門小弱、餘皆弦緩、舌色少榮、苔白而薄、直傾無度、腹痛溺黃、就二便而論、似屬火瀉、就脈舌而論、大爲不然、思內經謂腎脈小甚爲洞泄、明是先天

素弱、伏氣深陷之徵、餘部弦緩、腹痛頻頻、木乘土位之候、瀉黃者、火濕也、此證虛中兼實、當補先後二天、兼以平肝滲濕、病者素諳醫理、聞言喚服、遂用於术、黨參、莵絲、故紙、防風、白芍、澤瀉、雲苓、煨葛、木香、荷葉爲引、一日一劑、連服五朝、痛瀉並愈

便瀉剛逢經轉

雲岫葉某之女、於長夏之令、忽發熱便瀉、前醫用五苓散、略見中機、月事行來、加之歸芍、詎知其瀉

復甚、益加腹痛難禁、脈象右勝于左、此暑溼之邪、在乎氣分、氣機閉塞、不但邪不透化、抑且經被其阻、卽以溫化溼邪法、加木香香附蘇梗延胡、迭進三煎、經行瀉止、身熱亦退矣、

程曦曰、溼在氣分、本當暢氣以透溼、經事當期、最宜順氣以行經、理氣之方、一舉兩得矣、

傷食作瀉

、檇李張某、年逾五旬、素來痰體、一日赴宴而歸、腹

痛而瀉、邀豐診之、右關獨見弦緊、噯氣頻作、乃曰此屬礱低之邪、鬱結於中、脾氣當升、不升而瀉作、胃氣宜降、失降而噯頻、當遵薛立齋治劉進士用六君加木香之法、更佐山查枳椇子、服二劑腹痛已止、但瀉未住、復診、更加蒼术厚朴、再服二劑方得全瘥、

小產之後偶沾風痢

豫章鄒某之室、小產後計有一旬、偶沾風痢之疾、

前醫未曾細辨、以腹痛爲瘀滯、以赤痢爲腸紅、乃用生化湯、加槐米地榆艾葉黃芩等藥、服下未效、來迎豐診、脈之、兩關俱弦、詰之、胎未墮之先、先有便瀉、瀉愈便血、腹內時疼、肛門作墜、豐曰、此風痢也、良由伏氣而發、亦用生化湯除去桃仁、加芥炭防風木香焦楂、敗醬草爲引、服二帖、赤痢已瘳、依然轉瀉、思以立有云、痢是閉塞之象、瀉是疏通之象、今痢轉爲泄瀉、是閉塞轉爲疏通、係愈機也、照

舊方除去防風敗醬、益以大腹陳皮、繼服二貼、諸恙屏去矣、

風痢病一誤再誤

城東孔某之子、放學歸來、腹中作痛、下利清血、其父母疑爲傷損、遂服草藥、應效全無、始迎豐診、脈象緩怠而小、右關獨見弦強、豐曰、非傷損也、是屬春傷於風、夏生腸澼之候也、腸澼雖古痢之名、然與秋痢治法有別、痢門成方、弗宜膠守、即用培中

瀉木法去炮薑、加黃連治之、服下未有進退、更醫調治、便云血痢、所用皆是止濇之藥、血雖減少、而腹痛尤增、甚則四肢厥冷、仍來商治於豐、診其脈往來遲滯、右關依舊弦強、此中土虛寒、被木所凌之象、總宜溫補其脾、清平其肝、用煖培卑監法加黃連川楝、服之腹痛頓止、手足漸溫、惟下紅未愈、照前法除去炮薑智楝、加芥炭木香枯芩艾葉、令嘗五劑、喜中病機、復用補中益氣、方獲全安、

赤痢亦有屬寒溫補得愈

古黔黃某之母、望六之年、忽患痢疾、俯延醫治、未應、始來邀豐、閱前醫之方、係潔古芍藥湯加減、詢其痢狀、腹痛卽墜、墜則欲便、下痢皆赤、按其脈、右部緩怠而遲、左部細小而濇、舌無榮苔白薄、豐曰、此脾土虛寒、寒濕竊據、陰絡之血、得寒而凝、凝則氣機不行、清氣不升而陷、所以有腹痛後墜赤痢等證、卽進補中益氣加炮薑附片、令服二帖、遂中

病矣、後用茸參耆朮附爲君、約半月而愈、

程曦曰、此案用茸附參耆、以收全效、益信王海藏謂血爲寒氣所凝、用熱藥其血自止之訓、今之醫者、一見赤痢、非投凉血之方、即需清澀之藥、嘗見輕淺之病、誤治轉重者、衆矣、

瘧痢兩作

雲岫錢某、忽因冒雨、當夜遂發寒熱、頭身並疼、吾衢土俗、怕有痧氣所染、即以揪刮當先、第三朝始

延醫治、醫見寒熱交作、遂以小柴胡湯加消食之品、不但未效、更增面浮痛痢、合家驚駭、來迓豐醫、脈形浮緩兼弦、舌苔白滑、此風濕由表入裏、瘧痢兩兼之候也、當用嘉言先生逆流挽舟之法、加木香荷葉治之、服二劑寒熱頓除、痛痢並減矣、

痢下純血死證

城中鄭某、赴杭鄉試、未入闈時、忽患痢疾、即歸桑梓、遂延醫療、未獲應手、始來商治於豐、脈之兩尺

俱虛、餘皆濡數、形體尪羸、舌光如鏡、眠食俱廢、痢下純血、泄出不禁、豐曰、此陰分被溼所傷、斯時利溼、恐傷其陰、補陰恐礙乎溼、正躊躇間、其父出前醫之方閱之、乃補中兼濇、思其與大癮之烟、貪非分之色、其眞陰未始不耗損者、前醫補濇並用、似不冰炭、豐亦從本調治、勉以乾地阿膠、養其眞陰、丹皮白芍、清其血分、禹糧赤石、止痢固脫、銀花甘草、養血解毒、生苡茯苓、扶其脾而滲其溼、東參荷

葉、挽其正而升其清、方已寫竣、謂其父曰、書謂下純血者死、速當早訪高明、後延他醫治之、未及一旬而歿、

實熱痢疾止濇太早用下得瘥

安徽蘇某之姪、由遠方來、途中感受暑熱、卽病煩熱口渴、渴欲引飲、醫謂陽暑、用白虎湯爲君、服之熱退、腹內轉疼、更醫治之、遂驟用凉之謬、謂凉則凝滯、將來必變爲痢也、用平胃散加茵附炭炭、服

痛未除、果變爲痢、其叔深信如神、復邀診視、詎知乃醫固執不化、詢得病者不思穀食、遂稱爲噤口痢也、守原方益以石蓮訶子、服後痢雖減少、然腹痛益劇、呼號不已、一家驚惶無策、着人來逆於豐、其叔令閱前方、并述病狀、按其脈數大而強、舌苔黃燥、腹痛拒按、口渴喜涼、豐曰、令姪氣血方剛之體、患此暑熱夾食之痢、而成燥實之候、非攻下猛劑、不能望瘳、用生軍只實花粉元明黃連荷葉、請

服一煎、當夜遂下赤白夾雜、稠黏而臭、又得粳屎數枚、腹痛方定、神氣疲倦、就枕卽熟寐矣、次日用調中和劑、服十餘帖而安、

高年噤口痢疾

城北李某、望八高年、素來矍鑠、秋間忽患痢疾、卽延醫療、藥石無功、邀豐診之、脈形小緩而怠、痢下赤白、呃逆頻來、日內全不思食、豐曰、此脾胃虛弱、不能化溼消導、壅滯胃口、而成噤口痢也、卽用六

君佐以查肉藿香石蓮倉米、黃土漿煎、服一劑嘔逆已甯、仍不思食、發悶無度、痢不甚多、脈象相符、較昨乏力、明是脾氣虛陷之象、倘見病治病、不顧其本、虛脫必難保也、改用補中益氣去當歸柴胡、加煨葛石蓮穀芽倉米、令服一帖、中機再服、幸喜病藥相投、覺思飲食、但發浮腫、舉家驚惶、來邀復診、脈轉遲細而濡、舌淡苔白、豐曰、斯是脾虛發腫、非五皮淡滲等藥所可用也、宜以附子理中湯加

酒炒黃耆生米仁二味、叠進五劑、浮腫漸消、痢疾亦減、仍宗舊章、略爲增損、調治匝月而愈、

痢久脾腎兩虛

城東鄭某之母、患痢兩月來、大勢已衰、但頻頻虛坐、有時稍帶膿血相雜而下、合郡諸醫延之殆盡、仍邀豐診、脉小而濇、兩尺糢糊、豐曰、凡治痢有先後緩急、初起之時、邪勢方盛、故用宣散消導之方、今幸延六十餘朝、而脾腎並累虧損者、理當進煖

補二天之法、非謂與前後之方、相去倍蓰、乃用四
君四神加銀花炭炒陳米治之、服三劑、痢已減矣、
惟兩足加之浮腫、此必因溼從下注、再循舊法、加
生薏苡巴戟天、進皆五劑、逐漸而痊、

休息痢誤認腸風

豫章羅某、病後下紅、淹綿數月、比余診之、脈來弦
小而濇、肛門虛墜、神倦懶餐、此係溼未解、肝脾內
傷、而成休息痢也、前醫不辨、乃作腸風治之、投以

槐角地榆、焉望入穀、豐以銀花白芍、育血養肝、潞黨黃耆、補脾益氣、薏苡滲其餘溼、秦皮清其餘痢、穀芽甦胃、荷葉升清、速進四五煎、赤痢漸少矣、後循舊法出入、約十餘劑而瘳、

或問曰、曾見準繩論腸風腹中有痛、所下清血純血、與是痢相似、最易魚目混珠、不識何以別之、答曰、極易別也、休息痢因痢而起也、腸風痢因外風內客、隨感隨見也、

陰虛之體患五色痢

鄒渚余某之甥、患痢兩月餘矣、憔悴不堪、夜不成寐、渴欲不食、脈數芤無取、觀所下之痢、五色雜見、豐曰、此五色痢也、乃凶症耳、余某頗諳醫藥、即告之曰、甥體素係陰虧、今痢久纏、眞陰益加虛損、先生謂五色痢究係溫熱未盡耶、抑亦眞陰有損耶、豐曰、石頑有云、痢下五色、膿血稠粘、滑洩無度、多屬陰虛、今此證分明久痢傷腎、下焦不攝、即先哲

所謂陰虛痢是也、斯時即有淫證所彰、亦不能投之滲利、當用銀花生地白芍黃芩、四者均炒爲炭阿膠炒珠、山藥炒黃、與陳皮石蓮、合爲一劑、進當三四服、遂中肯綮、登圊略減數遭、惟口渴寐少、脈轉小數、欠力欠神、此氣血津液、皆虧損也、照前方除去枯芩、加入東參炙艸、夜交籐、服數劑、更爲合拍、後用六味合四君爲主、調治月餘、始得痊可、

或問曰、先生謂五色痢、即陰虛痢也、嘗見古書之

中、不惟有陰虛痢之名、且有虛滑食積氣滯瘀血蟯蟲疰等痢之名、今概而不論、毋乃太簡乎、答曰、實慮其繁、故就其簡、今既問及、姑略言之、蓋虛滑痢虛而滑脫、法當補澁、食積痢、因食所積、法當消導、氣滯痢因氣所滯、法當調氣、瘀血痢、因血所瘀、法當行血、蟯蟲痢因胃腸虛、細蟲從穀道而出、法當殺蟲、蟲疰痢、因服金石湯丸、逼損眞陰、痢下黑色、形如猪肝、爲難治也、以上等痢、聊述其概、

其實風寒熱溼噤口水穀休息五色等痢爲多、學者得能細玩、餘痢無難治耳、又問曰、秋痢之證、致死者多、何謂無難、答曰、不犯死證者生也、犯者死也、曰、死證何、曰、下純血者、如塵腐色者、如屋漏水者、厥逆冷汗者、呃逆不止者、身熱不除者、噤口不食、藥不能開者、驟然能食爲除中者、皆死證也、又有如赤豆汁者、唇若塗硃者、大孔如竹筒注者、皆不可治也、又有如魚腦者、如猪肝色者、身熱脈大

者、皆半生半死也、用藥得法、間有生者、不可棄而不治也、